



修靜庵遺稿

和  
1489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第一寄  
漢詩文  
第 482 號  
第 1 卷  
此書館外不許帶出



和  
1493

倚静菴遺稿

書

上國老書

呈荻原中書書

與會津存上人書

與立入中務大丞書

上大學頭林君書

與石橋鈴木先生書

與白川玉忠生八書

與坂東慎六書



與三郎某書

與長谷川進物書

與青梅地藏院和尚書

尺牘

與岡崎子衛

與石田孝甫六首

記

雪堂記

南窓記

柳枝軒記

遊天橋投良壽師遺骨記

縮地園記

宰府瓦記

谷玉亭記

俯靜菴記

頭槌記

必讀書藏記

敬齋記

櫻園記

醒齋記



慎齋記

序

石田氏旧用字簡序

尊圓氏真蹟橫模帖序

皇和表忠錄序

傳

團子森傳

碑

靈蛇冢碑

高橋重太夫墓碑銘

脩靜庵大人墓碑銘

祭文

祭先墳文

祭如真樹孺人哀辭

雜著

九志序

神祇志

姓族志

山陵志

服章志

兵志

書虞書帝堯放勳義和九載績用瞽子

大伯可謂至德而矣已章說

橫倉琴人字為焦尾說

中井千次名字說

那須國造碑考

高館笈中書

職官志將彫乃施其彫初卷一冊募資資用移文

詩

五言古

雜詠

無題

病中作遠寄閑東石伯存

君子行

七言古

十三夜同諸子泛舟遊墨田川

春閨病中引

大友生歌

戊辰秋日贈石橋先生

五言律

無題

舟行月夜吟

無題

志氣

和石田兄高作步韻

無題

廣韵石田孝甫秋日幽居

無題

七言律

謾成二首

下中川趨水府

送別

五日遊木子虛醉古館步主人之韵

徂徠

五言絕句

無題

謾成

無題

壬申歲除

無題五首

七言絕句

謁會津參議公廟

偶成

咏詩

聞雷

壬申元旦

無題

寄長川子

和松君韻 松鳩盈

無題

高德

偶作

無題

脩靜菴遺稿

書

上國老書

下野布衣蒲生秀實再拜頓首謹奉書於參政沼津  
侯後五位閣下蓋聞之一治一亂自古其常然自天  
地之剖分而神州有

天子之受天命焉而傳祚長久無有窮極雖世有  
盛衰道有污隆而皇天代任之以賢寧良將不喪其  
神卷不墮其民命不卑其國體未嘗有禽獸橫虐人



類未嘗有牙蜜戎狄侵犯中土，奈之何乃至於今，可  
獨堪夫魯西亞豺虎之暴於北邊哉。是天下忠義慷  
慨之士，人々所以切齒扼腕而憤也。自我  
東照神祖之輔

王室靖天下之難而置征夷帥府於江戶，率諸侯  
以鎮海內。至於今二百年之治，赫赫其殷於是方有  
邊寇國始洵々夫無貴賤生有今日孰不蒙其德澤  
樂其太平，苟有人心而顧之乎，其宜致身盡忠以報  
萬一，凡有謀畧者犯嚴威以獻良策，凡有材武者  
蒙矢石以建忠功，凡其有貨財者舉家產以資軍

興焉。夫然後天下之患可以除攘矣。嗚呼，自弘安有  
蒙古之猖獗，西邊五百年之後，今方復有夫魯西亞  
之暴於北邊矣。夫魯西亞者，不猶鑑蒙古嘗溺其水  
軍，十萬波濤之怒乎。神州固天命之所全福，  
宗廟及山川百神百祀，起烈風怒波濤而天下忠義  
慷慨之士奮而作氣，一可以敵百，十可以敵萬。既而  
有一捷當進兵走舟，直衝穹廬以斬其王，屠其種而  
無唯類矣。不然，  
宗廟及山川百神百祀有羞而天下忠義慷慨之士  
食不知其飽，寢不成其睡，死不安其鬼，且以為仇。衰

之起必有先其徵矣。惟豪傑之士固識之於數十年前，而豫為之備，事至而不怪。象人及其變之始見形焉，而畏怖狂惑，不知所為，妖言從而造，災民亦乘以媒孽凶禍。此誠可畏也。夫今日之憂京師，已見其徵於明和庚寅。曰：其秋七月夜戌刻，北方氣如楮須臾，而漫東西，中有白氣數十道，森々上衝，皆頭尾尖銳，而其色乍濃乍淡，參差隱見不定。其長者有及紫宮垣外，丑刻漸皆移進至中天，則色亦漸微而消散。此蓋兵之象。北虜當時始有圖南志矣。距今實三十八年前，而後有林子平者，慷慨之士也。憂北虜，竊持其所

著兵談與人言，感泣十餘年。及年老，念空終牖下而上之人莫已知，乃上其書本，以露之於世。其志蓋由此身坐於妖言而死於刑，不憾當殺身以警。

朝廷果羅辜幽死，後數年而官家用其言，有事於蝦夷，又十餘年而有今日之憂焉。變之起，豈失一朝一夕之故哉。

官家先今日有事於蝦夷，則虞其變也，而幽死林子平之冤，天下忠義謂之何其宜，祭其墓而謝其靈，授之以勳位，可以微慰天下忠義而用其言矣。今如秀實，一介書生，性極狂疎，於兵何知，然竊嘗識天下三



陵志就而獲上木乃今以邊警之故敢犯嚴威而上  
書於東都執事有言曰臣識天下三弊請獻三策以  
致愚忠夫三策者所以尊  
王室富諸侯而樂百姓著之五書曰不恤緯若修復  
先聖陵寢以奉其禮則尊  
王室也願明公幸察所以不恤緯乃諷  
朝廷二三有識之君子以助秀實此義舉則  
陵寢脩復而

王祀可奉必不待歲月而可見矣東都執政幸皆善  
良孰其不知義哉以死請焉理無不聽矣敢致山陵

志十部併不恤緯稿以呈賢也幸其讀之則愚忠可  
知矣秀實嘗在京竊聞明公德業之盛欲一仰聞  
其威儀幸獲以承尊意辱交誼以以國士視我也知  
遇之感沒身不忘然屈指其遊在十年前矣自澤翁  
之沒卒無復書問未往即闕候於閣下其罪多也采  
葑采菲無以下體乃不佞此舉尚有可采則以賤与  
愚狂哉所望於知己叩骨臆而無所毫隱云不既文  
化五年秋七月關東布衣蒲生秀實再拜頓首  
典會津存上人書

三月十四日蒲生秀實再拜言存上人座下伏以今

住持泐林寺以其中有我先帝刀府君墓在未嘗一  
相面於僕猶稱以擅越辱賜書示以今茲忌日當其  
二百年回也其顧僕殷々動々辭意誠懇捧書叩頭  
不覺感泣又忽然喜悲戰于胸中遂歔歔不已何則  
身卑賤數世間不復居於士列頑然伍閭閻雜農商  
而孤宗子立筑々然總存苟活家聲久不振僕亦無  
儔行在世猶亡也孰識人間尚猶有蒲生氏遺孽耶  
然僕年十餘問其先乃知世家欲奮身學問自起矻  
々自苦斯文二十年至今無所談輒軻守拙卒莫能  
為以為凋落身世不能復采猶繼嗣先緒縷々不絕

如所示送々忌日可以得奉承祭祀無敢遺墜亡國  
之裔也絕世之餘也於是其六何幸哉忌日四月十  
三日也自今數之有三十日矣僕雅欲親奠宗器薦  
蘋藻致祭先君塔廟之前也是人情所切將以先其  
期適於會津會家兄有疾侍醫藥於牀蓐既已五十日心  
之不自安無一宿之間得為旅行疾已沈痼不可劇  
治以是經春向夏逝者日月恐不可以期謁先墓况  
忌日世所最重所謂三年七年是新鬼之祭哀戚悲  
慕之所固在也今斯二百年世之所希有其追奠宜  
躬享物尽尊敬於此是情願違戾斯難及矣而方公等

修法會薦冥福竟不獲後事於其左右則私恨曷已  
北向長嗟遂吞聲委頓於地耳會津者邑于山谷間  
平日多慘雲霾霧僕心之駿隸濛濛譬此亦可少似  
矣僕不幸蓋三四年未荐罹厄運即會津素期再遊  
嘗以為往公及高巖和尚當在旬月不意曩者丁先  
人之喪今方遇兄疾又中間有任身大事慷慨難耐  
者為之西奔走京畿曠日五六月非面語其故難悉  
仇彼此云為即令素心所期卒阜緩至此且可時  
以<sup>奉</sup>齋書候問亦以神志幽鬱居恒無聊慵於筆硯怠  
慢不勤而今自省視非無罪非無悔是以敢謝因略

陳說也又先君忠公及侍從公參議公三世廟墳各  
有香花院以歲時捧奠不荒祭可謂幸矣高巖寺即  
奉祀參議公處僕當謁三廟惟高巖和尚遇僕和尚  
蓋有言自任持於此無一人以蒲生氏遺孽庶孫見  
未問者今始逢子耳因以為其國之滅由無嗣苟  
有不當絕祀宜果若其言而僕之家以其別宗獨存  
莫聞也意者天之所將瘳或存亦長瘳不能獨  
采輝於世者歟其瘳也乃先宗國之亡有年所焉不  
然即當嗣於宗國者必帶刀氏矣悲夫僕之家父祖  
相傳侍從公以慶長三年自會津徙封宇都宮時帶

力以先君庶孽子食祿三千石六年九月復封會津  
以此時安福田氏娘屬諸外家而不從其明年之春  
生男以告之又命使鞠未及親命名而沒福田氏之  
出不獲往嗣福田氏之出僕高祖之父也當時以此  
喪之家于會津而後喪困於伊豫松山長在編氓在  
宇都宮〃〃〃世〃凡民已乎我宗也夫死灰不然朽  
折腐草何生植今用此稱曰藤姓曰江之有族適足  
以見笑而取辱耳嗟亦何言〃〃〃然世〃其子相  
續幸免於流俗螟蛉冒姓亂族以是言先祖語昔時  
所以遺恨追念長以哀憤無不稟乎血絡之間但世

遠澤盡先墓之拜掃二三世遺瘞無顧僕先人以此  
為言且悔使先人尚在遭此二百年回忌兄亦在疾  
病而僕走執事尚足以慰矣而今不然事皆背違心  
緒紊亂不知所言伏以座下能致齋敬為奠庶庶敢  
奉金一圓以當其資極不腆幸惟不腆之供以寒士  
見恕尔後俟阿兄疾瘳日可即往謝秀實頓首

典立入中務大丞書

秀實再拜白向在京雖屢相面語有所未悉自己東  
歸以是常欲為一書陳說頗多事無暇屬送人且西  
因欲先問安否遽〃敢致尺素也嘗竊念方僕之始

遊于京也、微澤老足下何以知僕於羈旅之間而以  
僕猶人極狹不能苟容、即得足下為知己、心友深愛  
其意氣、學、所見高於世、不復以其混流俗、隱跡于  
聲色浮華之後、敢怪之於心、亦惟取於澤老之有取  
於足下尔、蓋足下以世任朝官、處今時、見今之朝廷、  
乃先王之制度文章已廢、紀綱盡弛、而刑賞生殺之  
權、非復其有、固亡論公卿以下、官以名而并非其實、  
人以家以用非其器、循、惟末俗姑息之法、是舉而  
侈靡淫情之風、是習、衣青紫、帶印綬、揚、就朝列、其  
人、率是面粉而齒黑、婦人之態也、非論治人品、自負

情當作情

雖當作難

豪邁之氣、懷忠義慷慨之氣、志其將誰與言、而雖與行  
道也、即其身位於大夫、弗獲昇殿也、其官屬中務、空  
名也、其職猶不能自脩、又將何有所施焉、鬱、之心、  
卒無所於遺、蕩然肆意、手泉石烟霞、在絲竹之間、使  
妓佐酒、一日忘其十日之憂、不暇顧世之毀譽、家之  
有無也、而其所交接、士則有僕輩、又俳優娼妓、時侍  
乎側、與之羣飲、為人讓之、則曰、同朝之人、又孰不類  
此、所異、衣冠耳、或朝廷大臣貴戚之人、以布衣下交  
則交、不敢諂屈苟合、性豪華、黃金入手、輒散去、家徒  
四壁、琴書外、無復長物、細君本都下、絃妓鼓琴善歌、



寺門氏云貧  
恐貧

其才貌絕人，嫁其身不期于富室，惟足下風韻蕭洒，其情所適，然足下之玩世，不是而止，是以貧逐花月，謗滿江湖，此已不屑，故其與僕輩相得，共論古今治亂興廢，人物之聖否忠邪，則感激泣下，髮蕭蕭起，立亦何其烈也。澤老為人極高潔，不容尋常人而不問小節，不顧羣論，特能取於足下。京之人數萬，擇其中使以遇僕，別頭而不憾，可論知人出乎倫。非世之齷齪者所能與知也。澤老嘗與僕言，足下之放而惜之，見如此，其高氣如此，其厲而如是，其污也，志不形于行，虎豹犬羊之草矣，別為夫憂國愀時，以憤終身。

自古男子常態，苟命之得安，遇不過固，不足卹。今之時，國家治平，乃京師一切處分，閔東置吏為之，其政與是非大謬可矣。朝士時此間暇，考其典章，脩其禮度，則何事其不成哉。足下誠顧此，且可先悔前非，克自脩身，人將曰改過不吝，勇於敢為也。今日藤中務非昔日藤中務，他日如過古道之將行，將為取賢也。頃讀唐李翱幽懷賦，其言衆賢，而雜處兮，感嘆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僕於是乎有深感，一夜不寢也。嗚呼，使今朝廷而有深感於朝賦如僕，則天下之福，足下盍為之首也。敢望之僕於

世無用，竊擬策文著書，曰今書九篇，其策一為記政，敢獻諸座右，若有可采，更示諸他。有識時春半，餘寒在朝夕，伏以自奉吉慶。

上大學頭林君書

秀實啓。伏以今國家和平，正氣磅礴于天地，德澤洋溢于万物，乃當此時也。明公以高世之姿，官大學之頭，欲以裨教化，張紀綱，期以興堯舜孔子之道，而陶煦一世，建議於君相之相，乃大造學校，教國胄子，其規模宏遠，文運方昇，二百年來，何盛事，其過之秀實，雖蹇淺迂闊，棄在尊筵，猶欲致身下風，仰望

勞當作驚

威光，罄効努力，微佗毫髮，惟一君子能欲達人之志，而成人之功，亦幸於是。垂意焉。秀實嘗見知遇於戶田氏之老，同受業之師，大學諸出鉅德，教授於其藩，宇都宮也，即秀實父母之邦。義所當致忠，而其為老者，能輔城主脩方職，其務在先子化民成俗，則奉名師嚴訓誨為要，即吾曹里閭小生，雖志存忠，安能得與焉。竊謂今天下諸侯，其設鄉校，施名教，紀尾三家國，無論與自仙居，而白川會津鎮西，自肥薩及于長門，藝備又其餘，小大之邦，往往皆欲由此成仁治知文德，於是。

王風所靡可知也。况宇都宮地當甸侯達。征虜府  
不遠而世從。王事承。國恩尤篤。尤切宜先化其  
部。脩述其職。以報萬一。不後諸邦。而其老之志。將欲  
使其藩人士受教大學。無異端士有常師。時習相  
勵。議無所爭。夫惟無所爭。此其風俗之所以美也。秀  
實嘗方吾老謀之故。去冬首委質。門下幸得名入  
生。負欣躍深感。誠叶私願。區區之心。又安可蔽。冀君  
子闲居。姑許之。侍坐遊談。則幸甚。無任懇懇之至。不  
宣。享和三年孟春閏月日。眷晚生蒲生秀實再拜。

與石橋鈴水先生

秀實再拜白。蓋賊人之性。而絕人之世。且廢人之祭。  
此三者。其不仁極矣。竊以為吾德川大臣<sup>奉</sup>春先職。  
以征夷鎮撫東方。既已十世矣。使斯民沐浴恩波。  
至黃髮之老。終不目覩干戈之用。旗幟之色。不耳聞  
鐘鼓之聲。則理應無一夫失其所。然而猶有三者之  
患焉。獨何也。蓋其初歷喪亂之久。僅能救塗炭。消妖  
氛。所謂旧物未暇復。  
先王禮樂文章。委之靡爛。未能講脩也。國典制民無  
教。政行於武。斷俗習於姑息。悠悠實世。莫有紀極風  
俗之弊。孰能理之。乃若閩東。其患尤劇。殺已赤子。不

多育之，以為與其子多而窮也。寧以與子居安逸，又若越後，即多育之，猶視之以居貨賣，入賤類，骨肉之間，而忍如斯人性之賊，虎狼無及，故因緣致凶禍，身卒窮獨也。自絕也，祭自廢也，是皆小人至愚所為。祭習鄙俗，無自知罪，有司之御民者，亦率俗吏，已具不學，又何教民患喪錄俸，不復有違，因循弊政，無自知罪，不教之與，無教至於不仁，苟無自知罪，奚異乎幼蒙不知而犯刑名也，不足深責之。今以此言之，唯志士仁人，以天下之憂自任者，宜還負其罪，而顧救之，方何如？秀實竊望諸先生，有居士高行，而耕於

錄當作錄

下野，固勿論其以文學能育材也。嘗不忍邦俗之薄，而所分身未祭，即死於其父母之手者，極其言以喻其愚，費其財以恤其窮，以推其惻隱之心，而河潤九里，果能化鄉黨，使人之父母知愛其子，而後天性由是，其育兒長孫，而先世之產無喪，不絕人之世，不廢人之祭，蓋幾百戶也。其為仁亦無比焉。但其一鄉一仁，功不能廣，凡東國之所難化，其可哀甚矣。又其可哀有甚焉，而先生謙讓以思不越位，未嘗有論及之也。秀實將備其責於君子，敢不盡言。我蓋賊人之性，而絕人之世，且廢人之祭，在廢賤其不仁足駭。

人之耳目傷人之肺腑而况於士君子之旅乎令聞者輒皆酸鼻嗟唏嗟夫一自馬上治天下但因無一時利害而所始行遂以為官法其弊之甚輒賊人性習於不仁不自知非假如有知如家者自其先而所世襲一旦其人未十七而沒例必不立後嘗以是無罪亡滅病其父兄共其世臣者多矣既而官法之惡俗吏不耐雖不陽削其法勢必湮矣乃使竊立偽主以代其名苟且相欺而事成焉嗚呼以無制為政而行武斷其弊終至於此歟其他不幸無子者將傳家必論幣多少即同宗有子猶取其後於異族而其幣

財自供於養老亂人鬼之紀絕先祖之世嗚呼以無教為俗而習於姑息其弊終至於此歟是以邦猶有其子孫已滅家猶有其鬼神已餒可哀有甚矣以天子之貴而先聖陵寢咸就荒穢蓋瘞人之祭孰其甚焉苟國有禮不忘典刑即成於武斷而無制之政亦不如此其弊也帝子王孫多不立家世例入道為法門主蓋絕人之世孰其甚焉苟國有禮不惑佛法即習於姑息而無教之俗而不如如此其弊也嗟世昏生夢死未曉其非若以春秋一論其罪則罪何如也今德川

氏諸大夫方多賢良唯習於苟安不欲於有為者也、  
然是一非一此本於秉彞性情苟聞吾所說而知其  
大義所在豈無勇於有為也今若不為之則天下後  
世謂今日之治何在晉董狐筆在齊大吏簡所謂三  
代之直道而春秋所為法其不朽則其可畏不翅斧  
鉞也秀實賤陋幸生無事之日得讀書頗聞聖賢之  
道者於是私竊知太平德澤遠及草莽義當致忠敬  
於國以報萬一而於其典刑所虧闕焉則為君為邦  
豈不深耻乎乃若山陵志是其至誠所為也固留意  
於本朝之令典嘗謂待千載周公若周公且暮得

遇而下白屋七十二士秀實雖無似猶與其一使周  
公握髮吐哺而

先王禮樂文章可因以脩興職官志今將雕刻先生  
幸而知其志宜發其藏貨財以資其費用使志業一  
日不緩則及千載奇遇將無悔也蓋故衰弊之俗亦  
在其中矣敢陳之

及思乃

典白河王生忠八書

聞近者君侯就藩之有文學者如足下必其朝夕  
供給於左右備顧問不暇是亦士君子學道發諸事  
業之秋也幸甚、迺不肖如僕是太平一游惰民

此謂認字不  
免俗臭當作  
撰

耳、性苦有古癖、兼抱山水之沈疴、所在惟與野僧共  
遊、樵、漁、共語、癡性狂態、然猶幸辱知於足下、聞貴藩  
久矣、今茲四月中、辱雲牋示、以君侯賢明好古、學兼  
及乎古器、而勸僕再殊遊、與土必當以君侯在日、蓋  
亦以僕有古癖也、癖雖古矣、足取乎哉、僕之慚愧不自  
堪、不敢當足下之望也、足下繆稱僕文章、亦一  
大業、豈僕之愚、不肖所能哉、僕好奇、事輒筆之、聊  
自娛、慰乃四年前於與之石卷、所認靈蛇之家、是奇  
最奇者也、石卷是古之伊寺水門也、伊寺石水門港、  
蓋聞之古者、仁德帝之時、將軍田道伐蝦夷、死之、

而冢為之所祭、則其靈化為巨蛇、噬賊云、從鹽竈源  
子章之請、而撰之碑文、方今時、苟建其碑、示其文於  
世、則萬一足以勵士氣、威醜虜、即子章所嘗請於僕  
者、意蓋在此矣、僕之文拙、固無論、然其事猶有可觀  
故、今寫之、敢呈於座右、擬賢亦惟以其所好相似也、  
靈蛇冢碑文、今畧之、但舉其銘曰、北邊可虞、自古其  
然、匪有文武、悉能禦之、文在脩德、武在明刑、伊其  
若、薄言用兵、一死、厥靈既神、埋憤丘隴、永激其人、大  
邦於戲、公之一死、厥靈既神、埋憤丘隴、永激其人、大  
僕以前月初、如常陸、遂從山路到奧之仙臺、則聞子  
章父子皆獲罪於其藩、今各囚於將吏之邑、此其何  
罪也、子章今老且病矣、而其為累囚也、將何以堪、誠

可哀也。夫與雖大國，其耽古學，尤篤質直而好義，尊  
賢愛客者，如子章，其能有幾哉？乃如僕，年少才卑，嘗  
一弊衣，一破笠，孤身飄々乎，尋與羽名山水之奇勝，  
而訪子章家，且猶見禮遇，厥膳有貳，酒旨魚鮮，視古  
圖古物，卜夜不倦，其待於僕，猶如是，其他可知矣。欺  
人而而蒙斯譴責，縱其有罪，孰不為之傷哉？而况行  
路之語，多謂之冤，而至此，而何以哉？又聞其罪，不  
惟子章父子之囚，方且逐其妻孥，收其室，子章縱有  
罪，其為人豈犯如此之大辜？其見誣於人，慶悶於冤，  
可知矣。况既以老病而居此憂悶幽辱之中，恐其命

亦為不久，僕固非有深交厚於子章，實一宿信耳。然  
常愛其志，不得不憂其厄也。聞之，即往鹽竈而吊之，  
門內閤然，若無人，惟其婦人女子吞聲伏而流涕於  
邑，言容如新疾起者，僕雖忍不能問其由，即不脫鞋  
而返。嗟夫子章而如是，靈蛇豕之碑，僕有誰而建之，  
萬一足以勵士氣，威醜虜者，不可以得也。是亦大厄  
矣。僕聞救人之難，贖人之罪，解人之系，是士之常，然  
今貧賤如僕，不肖如僕者，勢位不能救子章之難，財  
力固不能贖子章之罪，才辨固不能解子章之系，將  
何以能脫子章於冤哉？同好相走，同病相憐，自古人



情為然，所以懇懇告誡於足下也。今足下所仕天下  
賢明之君也，所在仙臺隣藩也，而君族亦以其好古  
之同志，素與子章相通音，夫如是，則子章之厄必其  
審之，奚子僕之贊言語哉！聞兵有聲援其脫人於冤，  
亦無乃有聲援乎？夫子章而無一人為之憂其厄，  
脫其冤者，則天下之尊賢愛客者，由是必以為無益，  
悄然缺望矣。僕嘗得子章三日之饗，別後三四年，不  
能一日忘之。今自與歸，路濱海，有故復留滯常陸水  
戶，則白河関不得復過，乃以書陳情於足下如此，其  
以此言之，廣瀨生一忠義士也，聞之必亦同憂於足

此謂矣恐後  
之壞字也

下與僕不既戊午八月七日

與坂原慎六

秀實不佞，長處窮獨，躬執薪水之勞，饜亦甚矣。然夙  
學文辭，以正名為任，發幽憤，守國史之仁，勉典章之  
不貽，竊留意於編脩，而君卜閑散，不仕不娶，但弄筆  
硯，欲償宿志，近及相得於御牧先生，而心愛其性行  
和平，守先子之業，有儒素之風，遂周旋數月，而不我  
遐棄，飲于我，宿于我，自東西一別，又書問相繼，情好  
之厚如兄弟，於是始有結姻之心焉。御牧氏季妹，未  
于東都官于後宮，有年矣，不佞因聞其順柔好禮，又

間當作問

官當作宦

以其兄故而求娶之，蓋以為儒者之女，嘗有訓誨，必求對於賢，不期于富貴，苟迎之以禮，則宜歸我。徒壁之家，奉蘋蘩以供祭祀，既而如聞今以其所嘗學於父兄，教授諸姬妾，所謂女博士，而有彤管之遺韻者也。然在乎後宮富貴之間，日移侈靡浮華，則其驕不期而驕，奢不期而奢，亦物之情也。夫果然則非吾耦也，勢必不復堪。梁伯鸞室，今御牧之書，自浪華來而婚媾之事，舉其姑與兄弟皆許於我，唯姬氏之心未可知焉。如有奉尊屬之命，而忘其富貴，將欲甘執薪水於我，則可也。不淫乎富貴，士君子之所難者，豈可

性字  
移下原本有

強之陰柔婦人子乎哉。不佞今不違御牧之書，故因公一向諸渡邊氏，不必其成否，人或媒灼于我者，一兩姓欲應之，而須公所命何如。夫成否余也，我唯有嫌於御牧之交，是固懼願公能為我圖之，使以無嫌也。且不佞而娶，要在乎助朝夕鹽米之改，而勿妨吾志業耳。不既

與三郎某書

三郎君足下，僕自與御牧先生相得，而時聞足下風節之好，心竊相慕之。久矣，今御牧西歸，在于浪華，蓋與足下居相近，其時切嗟講學可想矣。不知談

切当作功

及東土之事，則不佞平昔之意，亦必聞知否。乃今裁一書札，因御牧敢請辱交義，幸其許之。又敢請足下之分處善諭其鄉曲諸族，不強留御牧，使之復遊學於東土三年矣。則御牧之文行可以進也，不佞之願也。足下之切也。夫御牧天性忠信，且有先君子道學遺風，所在生愛焉。宜哉在浪萃，被留於二三子之情，義不能決然去。雖然，御牧不安於小成都也。雖先君子之志，與先君子之業，而碌々於鄉曲，曠年月於二三子之間，可惜也。可痛也。古詩云：感君一日恩，誤妾百年身。夫妻婦猶有以恩誤身，所悔之言矣。君子者

不奪人之志，豈忍於彼男子將有為者區區。鮮恩義如婦人女子之不能出門戶哉。足下之賢，蓋既觀於此，則宜以吾此言陳於二三子之前。二三子皆武人也。武人必勇於有為，論以大義，莫不聽也。二三子之風，不佞嘗因御牧聞之。御牧東來，寄於我，則吾將以事西行，亦願交於二三子之間，共談天下之大勇。請足下其將二三子送御牧東出於野，期學成而歸，則西方士風可從之一變。不既。十月廿五日蒲生秀實再拜

與長谷川進物書

秀奕白、山人之身輕、得鄉書、聞老母之有微恙、即跨  
駒飛而歸省、二三日之日、患稍已去、但其老衰、思大寒、  
余期與股回春、常侍林尊、優遊卒歲、無復他事、山人  
二三日皆當作肯在平昔、人有勸仕、不肯、有勸娶、不肯、是以家寒賤也、  
身孤獨也、人之所笑、在其拙哉、然以其拙、無有官繼、  
無有家責、自由自專、無不如意、夕得鄉書、朝輒跨駒、  
視千里猶比隣、身輕如斯、則頗得成情、自拙亦大可、  
自窮交而知己、其趣誰識之、故唯向公而言、乃然矣、  
奉別時、匆卒、終囑以拙稿、山陵志、示茶學士、茶學士  
西九侍讀、以其內官也、僕也、山人不敢干瀆、通謁焉、

然其人博學文章、實一時之望、而嘗有傳取余父與  
土諸侯、假稱善云、是十年前少時作、其拙陋矣、足言  
也、然僕也、聞之心有慚、有喜、自謂才未為長、蘇而歐  
公尚在於今日矣、乃于山陵志、不問拙、不拙、以意在  
補闕典、或有可采、不必見唾而不顧也、茶學士今方  
老矣、冀及其無恙、一為示拙稿、復蒙假稱、足以取父  
名、山人賤且貧、舉一身無勇、無力、唯文章雕蟲小伎、  
自喜、所見甚小、固君子之所卑、莫奈之何、僕生涯所  
願、在為邦家正名分、自顧性無吏才、且圖事情、無用  
於世、不亦宜乎、竊以託無能之辭、乃撰九志、曰神祇、

曰山陵曰姓族曰職官曰服章曰禮儀曰農曰刑曰  
兵以僕浮菲淺瀾縷一秉筆欲由是能詳祭統明宗  
法舉官家禮制治亂沿革而述先王所以能納民於  
軌物傳其人、有少資治道、但以在窮困、匱于紙筆、稿  
未就也、思為之、焦苟卒有就、以垂不朽、則蒲氏亡國  
之隸、我而絕矣、絕世之餘、卒不復續、寒賤孤獨、終於  
山人、身填溝壑、而無憾焉、近顧人生不幾何、歲月  
去、敢避生徒、不貪束脩、輒欲專意於著述、而置身困  
處、委窮困飢寒、世外而不自恤、於是予所謂窮禪容  
之志、易立可見、乃今在鄉侍林蓐、視醫藥之外、惟從

月去間恐係

事於筆硯、覺短景殊短、於昔職官志期成、初齋、雖閑  
于世、而不暇于志業也、凡人世多闕、使不成、惜奉天  
下寒賤孤獨、誰不曰莫我薄、余惟僕身處之、晏如也、  
所願苟遂、在于夕而死、其朝雖飽蚤、安且瞑矣、  
齋未不久、當往候、乃所常交二三君子者、不暇一  
奉啓、向幸為傳、意為嚴寒、伏以萬福、不既

典青梅地藏院和尚書

秀實啓、一自辭山寺、顧愛其清淨幽寂、交不塵俗、未  
嘗半時得忘也、况其去時、便期再遊、應有遲速、不過  
旬日間矣、然還到江戶、發書待鄉報、而不覺臯、自

令後期三十餘日、光陰駟過、定知學徒日遲、我愆其  
後期、曰、今何以如此、其卑、乃今吾輩、蚤雪之勤、不知  
所裁、自省、非無罪、幸皆道人、也、頗知僕平日之志、必  
能恕之、僕微說其故、因以辭謝、則當不深責焉、為僕  
者、儒學之士、講詩書、說仁義、常也、即言行無掩、而其  
心、豈敢能安、不孝之名、處無義之地、僕本、守都書生、  
以家貧、母老、志在奉檄、而未得所、可仕、已、寓居江戶、  
置身於膝下、三日、行地、以、陶師自處、使吾非、李子、有  
負郭之田、二頃、於鄉、則豈是事也、顧大、闕定省、而其  
鄉使荒、真嫂侍老母、鞠幼孤、守殘業、奉祖、稅不欠、

都下恐脫宮

郡當作都

僕奉子職、不如婦人、其有慚德、豈能自堪、且嘗欲專  
意於著述、發憤、繼業於育、腐之後德、但無錢、與暇、幸見  
請召於山寺、而居處清淨、幽寂、交不塵俗、教授之餘、  
惟就窓几、時給村酒、情好相慰、蓋十年、未樂事、未有  
如斯、乃其後期、豈我心哉、而今不惟後期、卒難再遊、  
頃有人、以壬生、吾字、郡隣藩也、幸其、辟文學、乃勸僕  
其祿仕、以安母於不遠、誠講習於江戶、之晴邸、一日二  
日、而歸省之、思頓作、時多兩日、苟其有、時、踏不泥濘、  
則吾行北矣、不復西遊、則雖心愛山寺、不可得至也、  
駒郊有老先生、號城南、長僕者十餘年、為人長者、真

欲無求性願清淨幽寂交不塵俗若其善辭命以禮  
迎之則先生代僕為講師於山寺之衆矣則訓導之  
勤大不同僕踈懶放肆有益於學者欲自代敢告知  
之云不既

石田氏所藏旧雨手簡序

凡所以交際相和有酒焉有琴焉有祥焉此三者皆  
妙其用而其為用也酒為甚無貴賤賢愚老少道俗  
所在輒和醉以資其興故用傾天下物莫為之比琴  
次之而其不相及奚啻三舍然夫花之晨月之夕捲  
簾傍烟臨泉步石方此時豈可無音以答其幽鬱之  
志乎哉用是以有矣至於辭則情致風韻凡物之趣  
皆文以悉之雖以千古之久千里之遠猶相見於一  
堂上雖極天地通古今尚能載其中而無漏焉其妙  
也女子不學也工高不貨也唯世之所希有才人好

之以為用、辭之用鮮矣、雖然醉以資其興、則醒後安  
見其跡、蓋頃臯之間而興盡矣、如音以發其幽、爵之  
志、即教日或可忘肉之味、未如文字酬答、能備其辭、  
無生死相隔、常存其情而不相忘也、宜哉世俗之不  
能入其佳境也、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濃如蜜、  
酒之致交即蜜也、雖君子好之固遇、益甚焉、琴之味  
猶濃、雖小人好之亦君子之所歡樂、辭之淡唯文雅  
君子專之、故酬答相慰相勉之意久而愈珍也、為孝  
甫君所聚、旧用手簡之編造其辭而序、

尊圓氏真蹟模帖序

本朝以書顯於世、如野道風、釋空海、藤佐里、橘逸勢、  
其選也、而後世皆鮮學焉者矣、凡自官府之記、問以  
至里巷之簡牘、僧道之牘書、稱書者特推御家樣、其  
支流雖多、而正脉非遠、追尊圓而做其真蹟、不可以  
得也、蓋聞之尊圓法親王、潛意於墨池、殊學王右軍  
十七帖、故其州冠古今、遂以其用于官府、有御家樣  
之稱焉、閩士豹得尊圓氏真蹟、模帖以請予序也、夫  
書莫於晉唐、而晉殊佳、晉多善書、而王右軍最佳、右  
軍書以行草入神、稱之草之佳、沒其生、莫得若十七  
帖矣、尊圓氏之於十七帖、消日終歲、宜哉、乃不朽於



世而為天下宗師見尊敬為學者可不思諸  
主人撰

皇和表忠錄序

臣子之職與宗社同休戚欲能致身死而後已朱明  
有一奇忠烈臣其臣曰楊繼盛成仁取義名垂春秋  
雖明為墟尚為不朽今滿清自其國王至於士庶一  
口稱其烈以為人臣報所事皆當也余觀表忠錄有  
感焉嗚呼煩治制其序論其德隆慶有贈爵夫好善  
之心在其百年革命之時而如此其至令繼盛尚在  
豈甘心而受贈爵蓋其志知忠于明不願稱于清

今恐余

贈爵余為之故吊而今是言竊知繼盛冥冥中以知  
已相感

尺牘

與石田孝甫

盤先生忠烈碑銘見示、一覽三歎、不堪感、盤公文章、不佞真敬服、唯此碑蓋有不厭意、夫忠烈之說、於史籍、僕常諳事狀、若使之著于碑文、豈此而盡、苟若斯碑、建猶亟、建也、平、乎如常人、談頗為之有情、然僕非曰敢能之、聊言所見、他日談話、可悉、細、不悉

其二

鄉書至、乃告先母有病也、僕也、方寸之亂、臨書不能悉言、匆卒走筆、敢謝疇昔之饗、且謝被示平山子上

書策又奉壁御批通鑑一帙徐文長文章一冊九  
經一冊而鈔錄及平山氏<sub>子</sub>上書策爾後程田生  
而可及壁不能復言不其怒乎十月廿日

其三

小仙子之亭子期而先至逢生數刻其未一何以休  
必有以也夏日之長因生之遲殊覺愈益長今將暮  
則興幾為之索然也請其速駕以代主人執筆  
筆致意匆匆

其四

左傳曩者面請借之也己癸之貴藏否今遣人問之

且此人頗讀春秋可與談三傳者雖晚學亦已勤矣  
時是正於不佞幸雅兄亦借坐見教時將復而氣  
如鬱蒸不必時令之交而人情廢雨不少當此節唯  
自養不中邪氣為上伏以万福九月廿六日

與岡崎子衛

欲相見久矣適中傷時氣其初惡寒從熱受塗炭之  
苦請醫治之三數日其苦稍除然餘熱怕風而耐於  
朝夕而病一轉為赤痢晝夜十四五行於是身體始  
疲莫能起蒲伏茵席間一日疲一日然尚食以是不  
言死耳僕縱死猶無所憾願與數十年相知而相愛

者一日握手相談則忼慨之氣憂思所攝思亦足以  
拂矣但相思切而貧家適無箋紙乃書扇為札幸恕  
非常而笑之不宜九月廿七日

與石田孝甫

誦伐檀詩不<sup>稼</sup>不<sup>穡</sup>食是古人之所以自勵僕也不肖  
蓋嘗忍飢而無所求乃以此也然禮載通財魯論謂  
周急是以今始有請於足下顧義不疚也足下於友  
口無偏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心為甚足下之  
心已慈惠於彼則又無不忠厚於此吾是以知所請  
莫不聽也如某氏蓋家雖不富然有君而食有父而

衣不飢不寒義何外求而其卜居於外也以乏於資  
用議之於足下取屋錢於足下三年矣人或於是多  
足下忠厚慈惠久而不倦而不義某氏之時其恩憂  
而無贖焉僕亦不義之又何效尤哉故今所請異於  
此僕垂惟教授而衣食之俸聊仰之所謂節句謝禮  
則其間空屢者歲復歲矣足下之於某氏見牛之譬  
也僕嘗忍飢不敢議其飢寒故足下未為之憂未見  
見羊之譬也苟一議而見其所憂則牛羊不可擇也  
乃所請之意前日之夕頗陳之幸恕之

與石田孝甫

時昔之宴、酌酊甚矣、十里舟行、載月同歸、如僕輒得  
微恙、於酒、朝不能就飯、然晝後還、殊善、食頭痛頓已、  
嗚乎、狂夫當時最狂矣、顧自笑、不待人之笑、日未及  
往、謝有賣米紙者、未謁於我、此米紙前日中村君與  
僕有言者、故致其商於貴亭、若有足取者、其撰之不  
既

記

雪堂記

佐野松村氏

古之為政於下邑、曰稻置、曰郡領、雖名異於世、若其  
所為乃同也、皆所以脩封境、齊風俗、而施政令、今之  
制、謂之代官、代其君、任其憂、為職之謂也、故其職雖  
卑、蓋祿重云、彦根井伊氏有朝宿之邑於毛、曰狹野、  
、之為吏者五人、皆選於土豪、以舉之、其二監其  
三、代官也、代官余知一人焉、曰松村子敬、、賢有  
才局、節儉自將、好讀書、愛賓、乃與余曹驟講古之所  
謂為政者、以相共磨勵、而余其居曰雪堂、、之名以

卑下脫任字

雪、問其故、則特以真髮之雪、常在子望相對、鳴子夫  
雪之為物、清而靜、明而遠、其和也不流、其施也有周  
降之也時、不失其期者、信也、持之也久、能至其  
尽者、忠也、忠信為質、微積成大、自任已重、遇物不固  
學也、潤澤敷惠、以兆年豐仁也、榮、的、英、積、發、輝、  
智也、儼然自上而下、居而安、禮也、果然物之可殺  
者、殺、可生者、生之、義也、謂其父、則刑象六出、必發英  
華、奇麗高顛、可以觀焉、稱其武、則嚴威栗烈、凜然不  
可狎近、余是以常稱雪、可以喻政矣、今挾野邑於兩  
毛、間稱善地、勢四達、工商群居、連甍鱗次、廬舍如

織、車馬之所奏、貨財之所聚、斯亦可稱一都會、其廣  
其田肥、其民富而庶、其謠俗雖乃田舍、猶以其近江  
戶也、頗習浮靡、華衣物、唯以氣相矜、飲食相徵、逐為  
為娛、所謂教化之未曾及之、將何以治也、今吾嘗之  
說其幾庶乎、夫井伊氏之祖、以有其大勲、勞于閩東、  
故賜茲豐沃之地、世以為其朝宿之邑、則其寵於天  
下、如此之至、安可不■子其民、撫之而誘之、哉、而其  
撫之而■誘之、且先察其土風、審其人情、然後從其  
所便、故選於土豪、舉五人為、而子敬居一、則其得於  
本藩、如此之至、安可不躬其事、先之而勞之、哉、凡為

吏從事於下邑者，不徒以簿書收歛其租稅，校計其  
贏縮而已，不徒以刑法追捕其姦盜，裁斷其獄訟而  
已。夫非撫育其民，民施及其德，政則將何以勝其任  
職哉！今子敬之家，距其治南可百餘步，而門隣市井，  
雖頗塵囂，聊可以觀民俗，而知其所咨嗟。松柏杉竹，  
僅列於庭，聊可以聞風韻，而寫其所憂慮。外之無復  
丘壑林澤之觀，江湖洲嶼之望，以斯地坦且廣也。內  
之無復籠鳥池魚之畜，芳艸奇石之弄，以其政清且  
儉也。其所瞻望，唯鬢髮之山，岑然而高，白雪常凝百  
里之觀。冬夏朝夕，乃命其居曰雪堂。然此其目之所

寓，而其意之向，又曷嘗止於此哉！所以望雪者，蓋在  
乎致治期清白矣，是為記。

南窓記

余夙有山水之癖，凡天下名勝奇景所在，皆欲親向  
冥搜，以遂初心，而為之神思。坐馳夢寐，不禁。但幸有  
一箇勝具，但南奔東，羈旅為家。去年北遊，而今茲且  
西去，乃卒不果。自春及秋，淹留于征虜府，讀書其計  
吏太田垣家。主人以余為頗有文章，屢需余命其讀  
書之所，而為之記也。吾豈能文者哉！唯辱其知之久，  
不敢謝不敏也。夫此居也，乃在府城之西郭門之內。

雖固無泉石之觀、山野<sup>之</sup>望、地稍爽塏、水甘土肥、而近  
隣皆士家、門戶閑靜、絃誦之外、無復市塵塵囂、主人  
倚其寢西壁、而構一堂、其廣容堵、有窗在南、也其讀  
書者也、戶在其東、徑屬堂廉、宜其出入者、也北牖之前、  
乃臨後園、樹叢植、綠芳可人、咫尺之間、也總寫風韻、  
宜其觀賞者也、夫一草一石、亦山水之餘意、苟能自  
娛、可吟哦而散懷、則與夫富嶽之凝雪、皚然播外、千  
里可掬者、尚能頡頏其觀、而不敢讓、况今主人既紆  
於官、不能踰境遠遊、而其職之煩日、往還於府、而  
不休、也其所觀賞、也總止於此、若彼南窗、豈唯一觀

賞哉、夏日薰風、可以彈琴、冬夜清雪、可以觀書、在花  
癸晨、則禽近、未方月、窺夕、則蟲遠、聞其樂如此、是亦  
足矣、雖天下名山水觀、亦唯積此奇、此趣而成大  
耳矣、今主人朝夕能偷閑、將其子弟賓容、講學論文、  
必在於斯、不敢荒怠、而萍水之客、如余者、尚能息肩、  
不肯負笈而去、所以縮千里之思、而寓於咫尺之觀  
者、正是南窓所使然、則吾余之曰南窗可乎、主人  
曰、可也、於是為之記

柳枝軒記

丙辰冬、余自東來、寓京師、書肆茨城氏、枝柳軒、一夕



其主人謂余曰、余家自祖先創書肆、而所居号曰柳  
枝軒、是以園中柳樹當軒垂枝也、而至今傳業既百  
五十餘年、其柳已枯、而迨耒旧根復生孽矣、然未嘗  
有文以記其由也、毋寧有說乎、幸記之、余應曰、盖有  
之、夫柳之為樹、中最易栽、之也、無本未縱橫必能  
遂其培養、而其所栽之地、無陰湯肥瘠、無不托其根  
矣、譬之猶吾聖人之道乎、無賢智愚不肖、可使由焉、  
而其教之所及、無虜狄蠻貊、苟有斯人、必有斯心、  
、一則道無不行矣、然柳有柔枯、道有盛衰、及彼春  
風起也、嫋々其枝青、鋪綠時、睡乎暖時、醉乎雨、颯

乎其破人夢、紛然而懸春思、是柳之得時而榮者也、  
方今昇平祀幾二百、朝廷濟々文章郁々、絃誦成俗、  
經史增價、利之所歸、寔在書肆、是道之得時而盛者  
也、然則書肆而其業之日昌者、固非他百工諸商賈  
之致奇巧、誘奢侈比也、實由吾道之行也、不知其所  
以名所居、曰柳枝軒、豈其取諸斯乎、况其傳業者、與  
治年相伯仲、而柳之枯者、復榮矣、是亦不吾道愈隆  
而昇平愈久之兆乎、故余唯不為主人賀之、竊為國  
家慶焉、主人曰、善哉言也、且矣道之所存、柳之所垂、  
莫不風靡、請以斯語為之記、於是乎記之、

遊天橋投良壽師遺骨記

羽之北、濱海、稱多奇觀、而天橋之名居第一、是內  
洋中一條渚汀、其長數里、望之偃然如卧橋者、天工  
極妙、以得其名、一能致文士騷容、亦因  
以寓其辭、於戲、愛慕、怨憤、哀樂、狂佻、凡物情態、非一  
唯其所遇、迺發為辭、在泉石烟霞之間、而餘情、發  
溢、不自禁、能使人寫其趣、何限、余有山水之癖、而所  
交、無方外之嫌、勝地必搜、雅客必結、乃以天橋之遊、  
置之夢想、彷彿之中、有年矣、况其所嘗交、若良壽法  
師、時、思而不能忘于胃中也、師為人風流、閑雅、禪

談、且有韻、本姓鱸、家天龍水之西、為鄉右族、蓋嘗有  
感乎身世、無常、而歸身佛乘、方其東游、與余相得、見  
於征、夷府北郭、遂為莫逆之友矣、而一別已七春秋、  
闊焉、無復消息、去冬過遠江、問師於逆旅主人、聞師  
已寂也、能莫感師之所嘗感、~~之~~、~~所~~、~~嘗~~、~~感~~、~~哉~~、乃訪師  
之族、金溪、則金溪固已、因師識余名、迎余、延之室、飲  
酒、其樂、在新知、所以哀於古人也、屬余以師遺骨、以  
師言、勸余、使必遊天橋、昔嘗約子其遊、而不果、是誠  
遺憾也、故收之火、葬餘燼之中、以此常待子、今往、  
幸致之、烟水風色、佳處、余潛然受之、然後其思為癡

其心共  
甚  
正謂其甚

矣、時以陽春二月初、自京師獨步、跋山涉川、抵宮津、則九分春也、余晨負笈、登旅館、行百餘步、草鞋蹴沙、傍潮喚小舟、佇立良久之、此日朝曦所射、羣嶂如画、餘雪包綠、微風吹芳、逐風暖、綠侵雪班、乃得一葦、吟哦以出林、鳴芦岸、忽隔烟波、顧身已為非画之画、所逢皆有無韻之韻、既而所謂天橋之觀、隱然表於烟霧之外、中翠綠白綿、其延龍字、虹字、奇哉、特以其不穹隆、知非真虹、又以其不妄蛇、知非真龍、長汀如橋、綿、其延天之所造、始覺其工、其中而翠者、林樹之菁、也、其綠而白者、沙石之灰、也、少之著斯、

下舟、曳筇、躊躇徘徊、眺望林密、藉草以坐、忍懷古人、哀樂交臆、恨遠遊之不伴、怪孤客之徒至、孰其誘余、而使然耶、伊此枯骨、實能致之、結石投之、入烟水中、夫是行也、雖非不樂、中有哀、中有韻、悽愴、發感、知吾生之頃、死其有知、師憐此記、

縮地園記

天下名邑莫大於江戶、名園莫小於江戶、夫江戶者、府下之方廣也、第宅連、市廛列、運邦國之粟、致山海之珍、金帛珠玉、生其利、豪高大賈、成其富、士民蟻、鱗、盧舍鱗次、其物之貴、鬻桂炊玉、且數十里而置、尺

地千錢也。是故公侯極其富侈，以作名園，鮮能數里焉。雖有泉石林藪之趣，使江海之士觀於此，尚視以一幅之畫圖也。而况閭閻里井之間，其富累千金，曷肯望鴻雁下鹿鹿走之地哉。故江戶天下名邑，而名園乃小。有新家老子，本遠江匠也。客江戶，廬白銀巷，賣藥，以一七畜數口，其屋後臨溝，而堤頗成阜，成岡，最宜乎眺望。因樹花木，置奇石，寓吟賞於數步之間，号为縮地園。見於余，而需作之記。余笑曰：翁匠也，固有延年術，又安得斯縮地方耶。且名園如有臺池，有林藪，有鴻雁鹿鹿，與鼈然。孟子猶謂賢者樂不賢

即恐邪

養誤義

者雖有之不樂，夫賢而隱於匠事，仁術苟能樂其志，又何俟夫有臺池，有林藪，有鴻雁鹿鹿與鼈，即亦惟三尺之阜，數樹之花草，可以節觀，可以義性，貧足以忘飢，老足以忘年，且治園而得於江戶千錢尺地，雖數步之間，不亦宋子今縮之号甚佳。余江海之士，常杖千里山水於一節身，處于飢寒，而文章氣節一代名家自許，其辭賞而若此，何名園加焉。宜會良朋酣飲云。

宰府瓦記

天上脫夫字 愛其人則及乎其屋上之鳥，此物之情也。天下之氣

有恐在

業依烈

其壽如石，則以傳千百歲，為麗無限而獨珍。夫筑宰瓦，何也？昔有管公事君而忠，進退思禮，常黜於謔，大宰其邦故也。公之偉行文章，學識者稱之不已，使其才大施一時，則盛德丕業，蓋亞於大徽冠者也。一日流官乃至彼土，卒令此民不蒙其澤，自是王室無復如古，旧典世廢，吁思公則不勝慨然。觀其所居屋上一物，而悲感頓至，好古之心勃也。然則期瓦為珍，不翅高尋，所以藏之固非珍之而然。石田主人需余作之說，乃謹而記。故牝成眠。

記誤說

期恐斯

谷王亭記

亭以國<sup>谷</sup>王名，所學蓋在老子也。老之為學也，無有端倪，在得其肉以醇和，韓獲其骨以慘刻，乃其於世道，刑名而秦暴，無為而漢仁，清言而晉哀，玄理而禪興，哀暴仁興雖不同也，同出於老。則老之門大矣，乃其於藝術，進為兵與法，退為醫與易，易兵法雖不同也，同於老。則老之門廣矣，今亭主之取老於醫者，其在于清虛恬淡，可於養生歟。扁谷王大字以揭於亭，需余作之記，則余從為之講道德大旨，其言曰：可道無常定，則疾病治療亦無常定矣。道如水，能不平。

曰下恐脫道字

常下脫道字



成名則客之未問時以花主菴隣乎佛寺曰吉祥非  
則下脫字不蕭寂也以其俗交衲為常則亦誰講聊以衣鉢之  
餘養師也蒲君蓋其講師也脩靜菴伊其講堂也無  
塵事之絆乎身而詩上口也無絲竹之喧乎側而會  
嘯簷也無姬妾之侍於前而僧叩門也且也非學僧  
而齊厨不聞膾也非慕僧而悟體無煩惱也以此為  
生而無外求南面之樂又安足言蒲君少時有奇志  
慨然以天下泉石洲嶼咸為自家玩好嘗謂有天賜  
吾履不限以山川之險遠近之方有斯勝具使以遊  
焉蓋其意常憂富獄乎不高而欲封之悲淡海乎不

兼誤魚

潔而欲清之傷天下之文字乎不典而欲振之既而  
遊躅徧乎海內而其居止此博識清通有良史才合  
人天魚肉外而其用然此亦惟以其分勝性而職居  
用花之典月為知己也霖雨旬日不敢待客病枕三  
更顧有自憐卷簾乎旭日樹影參差而未也聞鐘於  
暮雲風聲蕭條而去也一生百年古今共然嗚乎亦  
何羨而何怨誠樂天而安余是其菴所以為脩靜  
欬

頭槌記

頭槌者古斂之名也自上世有訓為箇輔豆知書記

昔神武之滅土雲於忍坂也、乃誘以享而有歌焉、膳  
夫等聞歌、即齊進斬之、尽斃、其歌所謂美都々々斯  
人米能古賀父夫都都伊母知、宇知且斯夜麻牟、古事  
久者間腕頭字記、足可以考頭槌之制、與用各者、箇輔音通都々伊、  
即豆智之音、緩爾、伊斯石、蓋以其頭似槌、名頭槌、以  
其似槌者、用石、稱石槌、反覆歌之、嗾其膳夫、々々佩  
之、拔擊食容、則其形必不長、或類七首而重、宜投擊  
者、豈堪斬哉、史云斬之、辭尔世名曰頭槌者、性觀之  
古祠什物、其祝氏所在相傳、以名不忘、實乃用石、兩  
端象刀、鐔其間、短而重矣、其無鐵刃、蓋明吾之故

恐有  
辭尔古腕字

也、或曰、是雖象刀、宜投擊也、考漢史、張子房狙擊秦  
皇、鐵槌或亦如之、苟不如之、則鐵或石、雖中人而少  
功、以形乃然而名、乃槌擊而有力、故云尔、欽、燕、及堪  
殺用之、享時、豈其故乎、亦可備考、凡古祠什物、此石  
斂方土鏡、勾玉、板鈴等物、俱蓋其未遠矣、自帝道中  
廢、官失其職、而神祇典禮、鮮能率旧、所在社地、性々  
獲若物、乃其所嘗、喪而人莫之識、出羽秋田大友生、  
自其土齋頭、槌未入余塾、而曰、吾世職祠官、奉波宇  
志別之祀、而社諸保侶、羽之山、々前有鳥居、土人獲  
之、鳥居側、即其墾時也、是古之神室者、欽、但未知名



此行間脫必讀  
書藏記之題

也、敢質之余曰、頭樵也、因舉其所嘗聞見而答之、且  
為之記。午化康  
君子之道、在致知格物、在脩身俟命、夫致知、謂能致  
良知、格物、謂能格文物、脩身、謂使其身致良知、能格  
文物、俟命、謂其死生不貳、所謂君子之道、於是乎有焉、  
今其欲能致良知、能格文物、必多識前言往行、前言  
往行、載籍極博、學者讀之、書宜擇而藏之、猶君方欲  
造書藏而先需余命之余命之曰、必讀書藏以其擇  
之也、何謂良知、何謂文物、人之性善、惟其性善、故親

覺當作學

子之天性、誰不慈孝、忠信、凡人德性、見乎自然、  
不覺而知、其是之謂良知、故可自致、夫人有良知、  
聖人見其有良知、制禮防其欲、作樂和其德、制禮防  
其欲、冠昏喪祭、享饗朝會之際、必有其物焉、作樂和  
其德、南風雅頌、歌舞和唱之際、必有其物焉、其此之  
謂文物、而其格也、有君臣上下之分焉、禮不敢踰、樂  
不敢淫、其此之謂能格文物、夫能致良知、所以能格  
文物也、不多識前言往行、則不能極其理焉、蓋君子  
之於學、如其急、必讀之書、宜擇而藏之、爾、所謂必  
讀之書、于經傳、無論自本朝典章、至于搢紳所祕錄、

其收也、凡天下奇書、莫越於通鑑、通考、欲經國家而  
通古今、詳治亂、必也於此乎、固以務雜博喻、夫教人  
齒為富、故如裨官小說、不敢收之、觀於所以名書藏  
可見矣、

### 敬齋記

無不敬、以敬天為敬之至矣、聖人法天以制禮、定君  
臣父子夫婦之位、以其應敬為所天、而曰君者、臣之  
所天也、父者、子之所天也、夫者、婦之所天也、夫謂之  
所天、則天之可敬、豈彼蒼者哉、在國有天焉、在  
家有天焉、而其在身、亦有天焉、即身之所天者、何也、

所謂性命是也、古不云乎、天命之謂性、有仁義之  
德焉、率性之謂道、有君子之行焉、以仁義之德、  
脩君子之行、是謂敬身也、欲敬國之天、必先敬家之  
天、欲敬家之天、必先敬身之天、苟身之所天得敬、而  
國之與家無不敬焉、我閔氏名文蔚、字豹、号其所居  
曰敬齋、需子作之記、予嘉其志、而說之以天之可敬、  
嗚呼、性、命、人、所存也、彼蒼者天也、與我何、  
仁、義、之、德、君、子、之、行、是、由、已、而、由、人、乎、哉、苟、能、致、  
誠、以、祈、彼、蒼、雩、必、下、雨、祭、必、受、福、况、求、已、天、而、致、其、誠、仁、斯  
至、矣、義、亦、迂、矣、天、其、遠、矣、哉、自、閔、氏、之、齋、而、可、階、焉、

倚靜菴主人撰

櫻園記

櫻字餘以花見稱

花惟櫻稱花中最盛者也。日下君新宅于牛籠里，有櫻樹焉，雖一株孤立，其枝條扶疎橫園，之廣狹，幾半其屋，之居，魚其內外，不過三十餘筵，舉宅可百步，此惟園，揆宅惟花，專園，宜其主人者，售人其故宅，三百步於市谷，而更之構屋，已令其宅狹，又屋之，營費金若干也。吾於是知其雅於賞花，而痴於處俗，花其有心也，非主斯主，誰與居。夫花者，春為其時，二月三月，時之最，其時而花之爛曼芬菲，其所在園樹。

郊甸，紫紅繚白，參差鬪麗，則其日之暖，風之靜，禽之嘯，熙然四望之山，亦烟霞未景，而都人士女，遊賞交絡，忙杖履，勞絲竹，矜冶容，蕩春思，其觀醉於此，而歌舞於彼，物之情，曷嘗一哉。各皆適於己，然而就其中，得真趣，真樂，以玩物華，蓋無幾人矣。今此宅列于交衢，衆人所常目，方花之時，行者顧未者，望亦不敢翱翔于其下也。唯其主人，兩觀之，月觀之，公退之暇，日亦不足，所謂雅於賞花，而痴於處俗，惟其雅其痴，可以玩物華，而得真趣，真樂已。花方富盛矣，一日其主人會友置酒，才人韻士，莫不詩之，絃之也。余与在

中頗醉以素山水之好為性則故態於是乎起擊節  
歌之其歌曰此花兮此花可帶香風映彩霞丘不步  
兮溪不釣花間作客日方斜享和癸亥山人矣醉後  
洗面謹撰

### 醒齋記

醉然後醒、因醉也、未始有醉、將為得醒、吾石田氏  
名其所居曰醒齋、吾是以知其有時子醉也、吾聞今  
日為昨、乃在明朝、東家之西、西家之東、當醉之時、無  
是為樂、及其已醒、更為昨非、之与是東西相隣、孰  
處其中、而無是非、夫苟無是非、無彼也、無我也、無彼

也、無我也、惟在乎常處、為不常處、非夫不尋酒之謂  
乎、不尋酒、非夫有時子醉之謂乎、有時子醉者、其人  
必溫克成禮、以始禮以卒、儀狄於是乎、不罪童  
殺又何由而出、若夫日沈醺於酒、喪儀敗德、至乃其  
容不能自持、此不可謂善飲酒、謂見飲于酒、醉言自  
恣、無所畏忌、此不可謂善笑語、謂憑於酒、鬼吾嘗有  
斯疾、及于醒齋、需其記文、而自慚自戒矣、醒齋主人  
者、勤以脩其業、儉以持其富、在乎素封之大賈、安於  
處士之高行、盖有覺酒以醒齋、自号所居、聞之老氏  
之無有、有以觀其妙、佛氏之空色、有以明其理、今其以

喻於酒乎亦惟醒醉之際而能顧於礼有以循其德有以全其養有以終其命而已醒乎醒乎其可因是豈其樂心必醉之時醒中有韻煮茶炷香窓前玩物陶然以坐則花鳥風月泉石之觀凡種之所以資清興莫不皆後於醉而未歛焉其樂之妙不可言吾以嘗醉有自慚自戒而為醒齋乃有樂以記

慎齋記

聖人無不慎而其慎中所殊慎為齋戰疾云夫齋者所以能致誠敬成仁存而事祖考也夫戰者所以能致忠勇決死生而報邦家也是其慎中所殊慎然不

常有之若夫疾豈常有哉疾非所常有其謂常有云以父母之心為心故也凡父母之心其於愛子無賢不肖皆憂而無終食之際猶忘之如不肖之憂固不待道即賢其亦唯疾之憂豈得忘哉為人子者常能體此則雖疾不常有之而其心所為疾常有之故不可日而不慎也今高村生醫人也醫者常以人疾為疾身雖不疾如病常有推父母之所以憂其子而先慎其身而視人之疾亦能致其慎是推孝能忠而恕及需余命其齋乃号慎齋慎之義於醫庶幾哉

傳

團子森傳

團子森名闕稱陸奧安達杉田人也勇敢有材力尚氣義始少為畠山氏僕畠山義繼與伊達正宗戰而敗死其妻若名氏收餘衆保二本松城正宗圍之甚急城兵已弊不可復戰於是若名氏求刺客得團子森謂之曰未亡人之所不敢死惟未報家辱未除也然兵寡城小亡懸且夕吾力其祭之何日夜焦唇切齒以思報讎計無所出於是欲得間入正宗之軍而戮及於其胷中者顧其無可使心者唯卿一人耳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傳, 團子, 森, 傳, 陸, 奧, 安, 達, 杉, 田, 人, 也, 勇, 敢, 有, 材, 力, 尚, 氣, 義, 始, 少, 為, 畠, 山, 氏, 僕, 畠, 山, 義, 繼, 與, 伊, 達, 正, 宗, 戰, 而, 敗, 死, 其, 妻, 若, 名, 氏, 收, 餘, 衆, 保, 二, 本, 松, 城, 正, 宗, 圍, 之, 甚, 急, 城, 兵, 已, 弊, 不, 可, 復, 戰, 於, 是, 若, 名, 氏, 求, 刺, 客, 得, 團, 子, 森, 謂, 之, 曰, 未, 亡, 人, 之, 所, 不, 敢, 死, 惟, 未, 報, 家, 辱, 未, 除, 也, 然, 兵, 寡, 城, 小, 亡, 懸, 且, 夕, 吾, 力, 其, 祭, 之, 何, 日, 夜, 焦, 唇, 切, 齒, 以, 思, 報, 讎, 計, 無, 所, 出, 於, 是, 欲, 得, 間, 入, 正, 宗, 之, 軍, 而, 戮, 及, 於, 其, 胷, 中, 者, 顧, 其, 無, 可, 使, 心, 者, 唯, 卿, 一, 人, 耳]*

卿能為吾成事乎、果然則國安危唯卿是賴、因淚下  
歎歎不能復言、團子森亦感慨涕泣曰、臣之賤身拙  
才、固無顯名、而今辱夫人命、猶至如此死、且不朽、敢  
不奉命、於是團子森夜、間入伊達軍、狙三宗所在、  
出入者凡十六、每往、及輒血手、輒提人頭、然卒不能  
得正宗、亦索之急、亦卒不得也、既而三宗克二  
木柘、走芦名于會津、亦尋滅、團子森不得意、退  
耕於田、及世已治、三宗為陸奧守、朝于江戸、路過於  
田、聞團子森猶在、乃使人召之、團子森辭其使者曰、  
蓋奧州之召我、必嘗以我為壯也、今吾老矣、今召見

上與字恐衍

亦何益之有、固辭不往、使者亦至、不得已從之、將出  
門、不肯出、遂又辭曰、卿等今未知其故、乃強吾應奧  
州之召、然善義不可相見奧州也、知其故者、唯與奧  
州與吾耳、吾固非深怨於奧州、然嘗為芦名氏擬、又  
奧州者數矣、奧州之命、天所與、故吾卒不得意也、今雖  
老、豈敢忘宿志、苟目有見、不可近於奧州、亦不  
可使我近於馬前也、請以是辭之、正宗聞之曰、壯哉  
團子森也、唯任其意、竟不復問、  
蒲子曰、紀傳其人而不高、不如口碑其蹟而不朽、口  
碑所傳、俗說紛紜、固可疑、不可以不擇也、然自古忠

臣義士致身其所事，臨難慷慨視死如歸，孤劍奮起，雄入三軍，以盡其心力者，不徒勵當時士氣，乃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而感起，豈謂無補於世教哉？若夫漏諸記傳而不得見，則更撰於口碑而可矣。余遊輿之本宮者，月餘，本宮距於岡里所，故團傅子森氏之事以語之，嗚乎！士如團子森，可謂偉丈夫矣。方其退而耕于野，而輿州之治之所命丁寧，使者仍至，豈非愛其材而忘斬祛之仇乎？而團子森亦知輿州之不讐匹夫，而辭其使者以義不可相見，辭氣慨忠憤自見，而輿州之不敢強見，亦為有居人之度矣。

修靜庵遺稿抄

原本二卷，茲借之于水府寺門氏。而不能終緒，故予自抄其最有用者數篇，藏于篋中，以待他日之補錄云爾。

修靜庵大人墓碑銘

大人者，何以生而何以死為哉？蓋死生唯天所命，欲生非吾所能就，惡死非吾所能避。然當生，大人男子也，有慷慨之志，以身在汙世，自制以懲，寡欲不敢與世抗，謂修身在此而成名亦在此，生之事盡矣。死之後，即臨墓哭之無應，然則精氣已亡乎？大人精氣者，天地之精氣也，自親戚交友苟私而見其靈也耶？唯其人讀大人遺志而想大人生事之勞，則其靈不以形以義馮焉，所謂義者亦何謂也？觀大人之志。



可見矣、大人者生有三寶、嘗樂  
天子之祚、与天地無窮、而天下無非望之念、竊願修  
陵寢、明祀典、率天下能負其力、以資玉祭也、以東西  
數千里之海內、所在咸肥饒、山川不<sup>崇</sup>水旱不臻、窮  
願修民制、均豐約、教民以順孝忠信之道、至八十八  
之老、無憾於養、而鰥寡孤獨、忘其窮、自古希夷狄交  
侵之患、乃以天池也、今後其屬文武之士、致忠力於  
國、不以安乎一旦之姑息、而忘於万世之遠圖、則吾  
死唯□於賦身以下精靈在天地、俟其人以授之寶、  
銘曰  
敬吾君以礼、撫吾民以德、禦夸狄以義、伊維國之則、

大人有三寶、豈謂金与穀、苟知義其義、永受天百福、

就枕數日、甚怕風、不能步行、至于比鄰、盖病日  
以篤、所謂大變亦不遠、願見故人、以訣之

### 九志序

九志之編、數典而已、典以經邦、是論有礼、倫理以明  
焉、名教以生焉、刑政以具焉、風俗以成焉、古之聖人  
欲天下皆保其性焉、推其太公至誠、以簡  
帝心、以天叙親、以天秩賢、所親、達乎鬼神、而神  
祇盡其敬、山陵致其孝、姓族成其睦、使天下皆仰乎  
此、而能知事其祖宗、養其兄弟也、所賢、達乎事功、而  
職官序其品、服章制其度、礼義辨其等、使天下皆望  
乎此、而能知奉其政令、慎其分位也、民是以能樂其

業刑是以能禁其暴、兵是以能禦其寇、爰編九志、述而已矣、嗚呼、天地有私乎、人性有偏乎、天地其果無有私、而神州所以能異夷狄、在乎中其國於南北、而得寒暖之和焉、人性其果無有偏、而皇民所以能異夷狄、在乎定其主於大初、而有名分之正焉、夫中其國於南北、而得寒暖之和、水土皆由此宜、庶物清和見於穀、而養供文教之所及、精英發於鉄、而功成武威之所致、夫定其主於大初、而有名分之正、邦俗皆為之致忠敬、賢才輔於世、而史鮮叛臣之可誅、農桑務於國、而歲希飢歉之患、所謂親以天叙、賢以天秩、以脩禮經、立邦典焉、既有聖制、無不具備、故賢

神祇志

天子之職、無祭為大、夫祭者、仁孝之至、誠敬之盡也、而禮之所由本焉、以是為政於國、而邦治焉、是以施教於民、而民化焉、以是治軍、而軍聽焉、以是制夷、而奪服焉、其弘道也不亦盛哉、故帝王之治、必先修祭法、以躬膺天日之嗣、儼然奉神器、主宗社、而自日月以下、星辰風雷、山川之靈、有其秩、莫不咸受其享、而列祀焉、億兆之民、一其志、莫不咸獻其力、而供貢焉、天

之所罪、國之所刑、被以除之、蕩滌邪心、乃作新民、祈  
天永命、令上下同其福而樂善已、其礼其物有典章  
焉、其祝辭信、齋戒修潔、神之感格、爰鑑其德、永錫爾  
極、時万時億、使君壽考、而躬萬機、一日二日、不敢怠  
不苛修其職、不敢甘朝餉、使其歲豐熟而厚民生、三  
時成農功、不苛修其職、不敢安朝位、盖古之王者、其  
責躬念德、所以能報天地者、如是其至矣、今因古事  
之所傳、而姑說天地之初、邈其難悉矣、請嘗奉其略  
以見神祇所以成道、其記曰 以下闕

姓族志

九志三  
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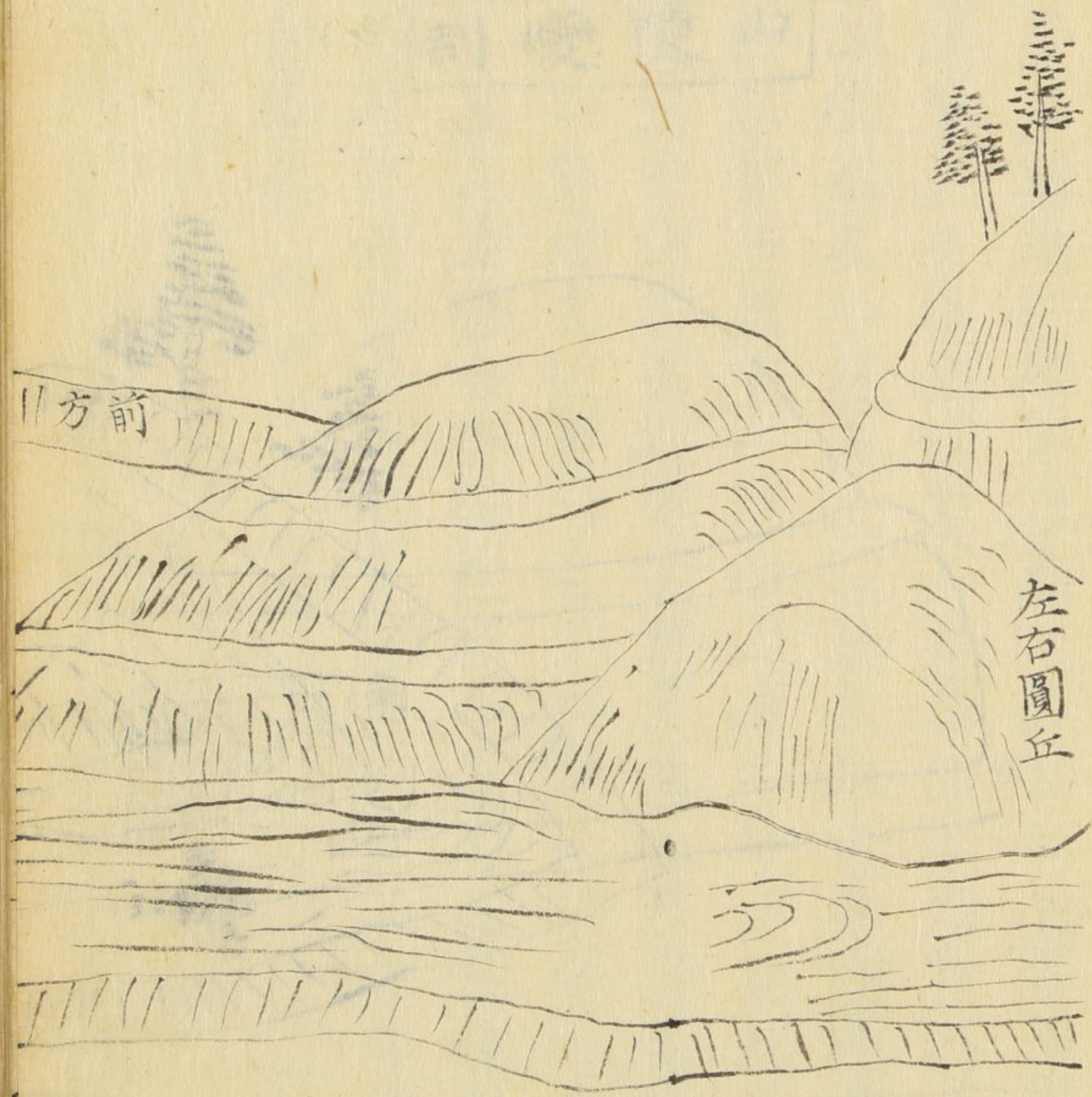
神不饗非祀、世不祀非族、是以 先王制宗族之礼、

保官姓之世、族必奉氏上、而以親、姓必致血食、而  
不忘記、於是乎辨天下之姓族、而尊世繫、要有三種  
之胤焉、系自皇孫曰皇別、系自神明曰神別、系自秦  
漢諸蕃曰蕃別、而有八品之班焉、曰真人、曰朝臣、曰  
宿称、曰忌寸、曰道師、曰臣、曰連、曰稻置、又其餘有不  
班焉、曰王、曰公、曰直、曰造、曰神主、曰村主、曰舍人、曰  
倉人、曰秦人、曰漢人、曰狷人、曰首、曰史、曰部、各皆配  
其職、其邑以為氏、族也、凡姓出於官、同則姓同、  
姓雖同、不同其祖、非族以分之、則其祖之不同、不別  
焉、所謂臣、連、宿称、凡百官姓、乃其祖先必有能執其  
職、以奉一天朝、故因官有世功、而賜姓、故謂之官姓、

是自 垂仁始有官姓之賜各皆配之以其職如稱  
大伴連物部連是也大伴物部雖同在連姓不同其  
祖也非族以分之惡能別其祖之不同也以其邑如稱  
平群宿稱是也宿稱之為姓多矣以下闕○別本夫  
无氏族以下文夫  
氏族之所由起久矣蓋自臣連宿稱凡百官族供職  
王室其官有世功而賜姓命氏謂之官姓也然降至  
允恭之時姓族方紛亂是以家誣其祖人偽其氏詐  
冒相欺親疏不辨乃下聖詔以正氏姓令彼紛亂之  
祖詛之鬼神以執湯焉而淨曲直又降至 孝德  
之時世家既衰弱不能自振或冒異姓而無恥忘其  
祖之所由出不悔王号神号乃以當賄以下闕

山陵志 九志二  
之三

辭能達意莫能見形聞不如見故有圖焉欲以形其  
地理無煩又何必圖乃如大和除吉野河内除檜  
尾是其陵固有山寺僧以守焉即雖不圖不煩於問  
之也譽田有守而猶入圖也而京郊據古圖以兼在長野之地也所遺漏  
不敢加之蓋東自山科而南至於柏原其西鳥羽西  
岡田邑北則嵯峨水尾其陵所在或有祠焉有寺焉  
有塔焉北於所圖無荒穢乃若殘毀無跡圖末由也如  
原是和泉之陵僅三所攝津及丹波阿波淡路讚岐  
也 隱岐佐渡之陵各一所是皆其里老相傳而能識其  
所焉從可咨問不復須圖惟寫陵制者二一象宮車



前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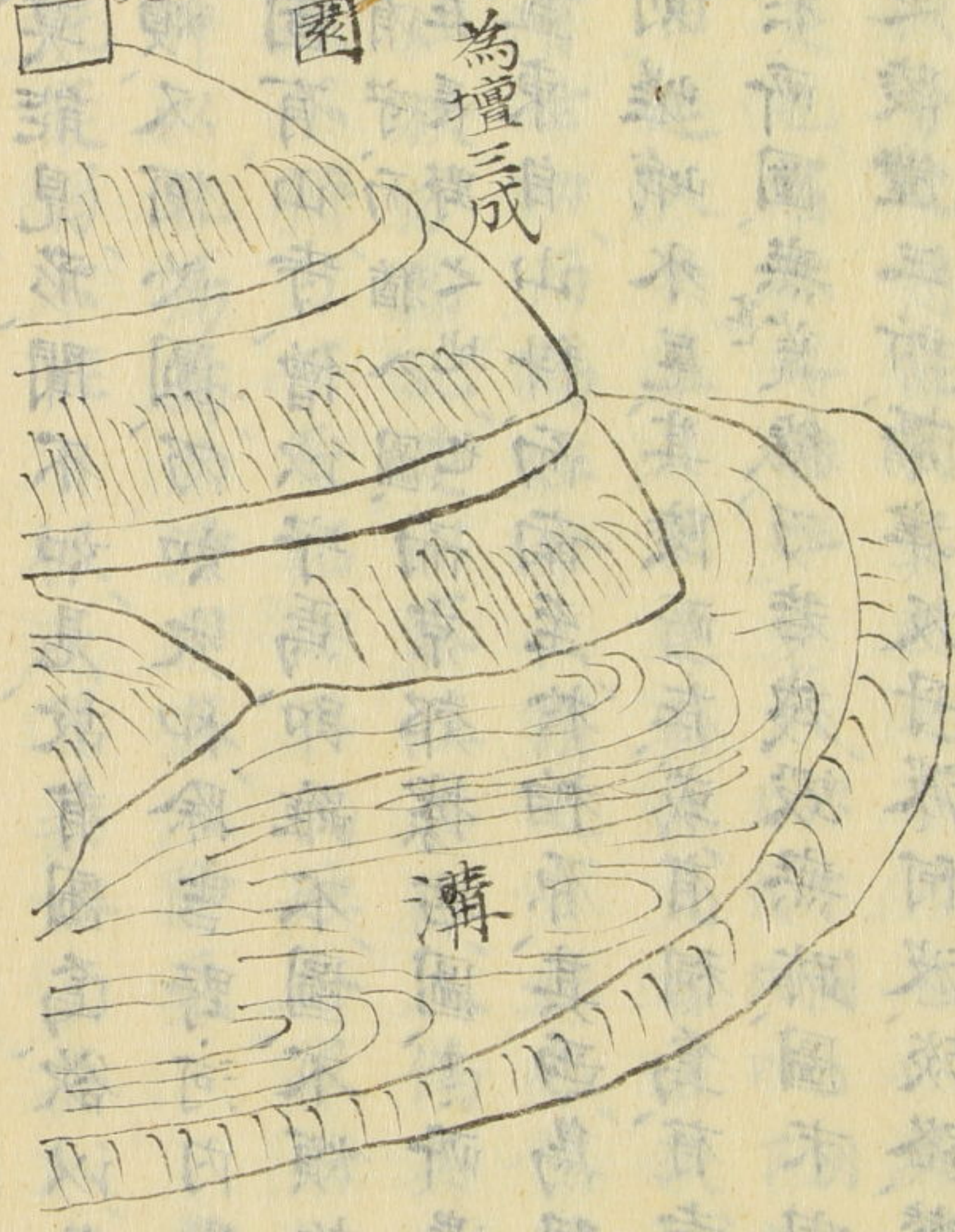
左右圓丘

山陵曰制

後園

為壇三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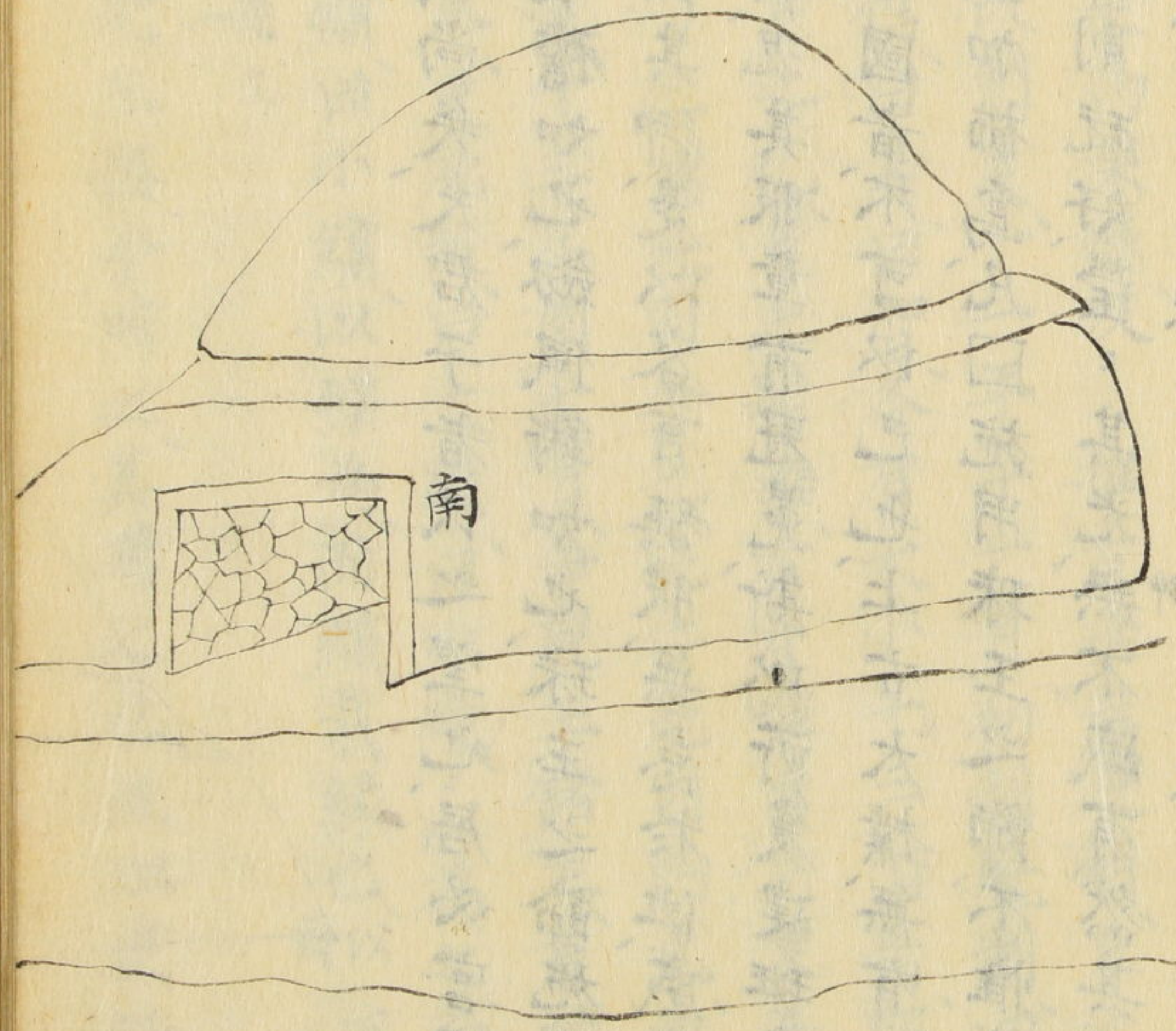
葬處



溝

也。舊制一有玄室於其內，自羨門入也。變形陵地者三，大和及河內京郊而已。

山陵變制



服章志

先王法服冠為尚矣。夫君子者，民之望也。居必宮閣，行必車駕，衣裳襜如也，劔佩鏘如也，珠玉之飾，施其物，文繡之觀，供其御。是以容有稱服，無怠於位，威儀可望。周旋可則，况其服章有冠冕，斯以所爰建班爵，禮君臣而華中國者，不可以已也。上古太樸，無有冠制，髻之捍華，且加櫛烏。凡口施用珠玉之飾，不惟首然。內則手足，外則玩好，瑩其光，無不咸有。然其致美乎袞冕，黻珽，以涖大禮，蓋自應仁始也。若乘輿

之制，既置車特，而司馬<sup>為</sup>厥後朝野衣冠，猶未鮮麗。故雄畧臨崩，以是為深憾。及推古垂簾之朝，皇太子豐聰攝政，頗改制度。十一年十一月初制冠制，曰德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各有大小十二階焉。實是錦帽也。唯元日之禮，着之髻華。古者唯用花葉為之，至是其遺象，乃施德冠則金也，施仁冠則豹尾，施禮冠以下則烏尾。十三年閏七月，命親王諸王着褶，孝德元化元年更冠制，曰大織，曰小織，以為之，而繡裁緣也。曰大繡，曰小繡，以繡為，而繡裁緣也。<sub>以下</sub>

兵志九志九

兵凶器也。先王慎乎用之，其用之也，流血塗地，雖

曰征討，讎亦人也。苟有仁心，所不忍也。雖然，有噬人之獸，而罟獲陷阱，無不張設，有殺人之疾，而烏喙之毒，亦為用焉。夫然是以經國之典，必有治兵以教其民，而備於戎兵，之所以禁暴靖難，獲已乎哉。……古天皇氏作，而國有制，蓋其聖明孝恭，德被四表，以能事神，崇其禮焉，以能養民，務其義焉。禮以明祀典，而天下靡不皆獻其力為之貢也。義以脩形政，而天下靡不皆奉其全為之役也。維 皇十世 崇神帝時，乃按人民，厥制章明。凡彼者能講武於農隙，而筋力壯健，足以禦寇。凡貢者皆能調物於獲餘，而毛羽皮革之類，足以飾器。既而置四道主，大征不庭，其軍

所鎮無不畏服。當是之時，任那與新羅爭地，力不敵，乃來貢請援事。已在 帝之季年，至則不逮矣。垂仁帝新即位，乃詔任那使者曰：爾來屬於我，其初欲遇 先朝也，故授爾 先朝之号。曰任那国矣。任那實大伽羅，在新羅西南，有屬國十數。方其時，我乃將監乘彦，曰任那，其所鎮，号称日本府。世置太宰，以為治焉。任那之屬於我也，厚賜之，新羅要歸路，奪其貨，蓋自是而後，兩國相攻而不已。 仲哀帝 年幸越之角賀，蓋有航海為任那，討新羅之志矣。以下

大 伯可謂至德而已矣。章說

謹案殷道衰，而周道盛矣。且周邦自夏以后，稷



岐畢□□為其有也、雖古公在邠、不亦大圜乎、蓋古  
公去邠、曰土地者所以養民也、君子者不以所以養  
者害所養、於是民無不歸仁、至大伯、脩周禮、端而圜  
治、當此時、既三分天下、有其二、故皇矣之詩言周  
德之肇基、曰自大伯王季、以此知之、周之至德乃在  
大伯能繼乎古公、而及於王季、以殷之叛國、服事於  
殷、勢可篡於朝夕、而尚不敢及、孔子之時、去周初既  
久、是以俗說紛紜、民無德而稱其賢矣、唯聖人博乎  
古今、故稱大伯曰可謂至德而已矣、三讓以天下、苟  
自非有殷之叛國、推戴為王、則安得三讓天下哉、於  
是乎大伯去國、而逃於荆蠻、其弟雍亦義而從之、斷

髮文身、令無所用、雍即所謂逸民虞仲是也、季歷愛  
國於大伯、而傳子文王、孫武王、以殷衰既極、而武王  
不忍於生民塗炭、卒克紂、革命、然不唯紂之身取滅、  
乃其衰既久、而禮樂文章拂地、凡名不正、至以亂人  
倫、是禽獸之國也、不可以為天地之宗主、可以取敗  
也、周雖既克殷、不敢迂其宗廟社稷、使其子奉祀、則  
湯以前之商自若也、且天下固非一人之天下、即堯  
舜相讓之天下、則夏商相代之天下也、苟能奉祀、則  
非國之滅、故曰古者有公讓天下、未嘗有私有國、有  
公取天下、未嘗有私讓國、者、先祖之所傳、是以不  
得私讓人、而天下之天下、唯歸有德、則大伯之三

讓當時之實事而孔子明言之後何從俗說為哉故  
史記所載不取蓋俗說也已

非國那須國造碑考

那須國造碑在下野國那須郡湯津上村此蓋  
文武帝時所建後世埋沒無聞者幾一千載矣貞享  
年中常陸源義公遊那須溫泉路獲之以為那須  
古國名國造其封爵也是當時君長之墓碑不敬我  
迺因碑所在葬埋新境以代其靈而起墳安碑乎  
建碑亭且置守戶然其文已殘缺語亦古質不可輒  
通解也第筆力渾雅適勁自有晉唐風是可賞也其  
首云永昌元年己丑四月飛鳥淨御原大宮那須國

造追大壹那須直事提評督被賜歲次庚子年正月  
二壬子日辰節亦故意斯麻呂等立碑銘德云尔愚以  
為天朝自古未嘗有年号永昌者永昌者是唐  
之則天所建其元年己丑實當

持統元年及三年四年荐置新羅投化者下  
野据上宮太子憲法已有國司國造之語及大化二  
年詔所云郡司取國造性識清廉堪時務者則國司  
之置尚矣國司既置專知治務而國造勢遂卑雖襲  
稱舊号然其國或降為郡非復先世封爵徒以故家  
名族奉其祭祀時或擇其才局以補郡領耳不知那  
須此時已為郡隸于下野承國司處分置新羅投化

者其地耶、蓋當時新羅奉唐之正朔、所謂意斯麻呂  
等、或其投化者、不然亦效投化者之言、用彼年号也、  
飛鳥淨御原是、文武帝所都、帝崩、太子幼、  
皇后居攝三年、太子薨、四年即真、持統帝是也、  
八年遷都藤原、而此碑稱淨御原、在未遷之前也、自  
是至、文武帝四年、不建年号、而今用唐永昌之  
号、人或疑當時祿蕃西土、奉其正朔者、果然則歲次  
庚子、上亦當用彼年号、庚子者是、文武帝四年、  
而則天久視元年也、可知其改元在新羅投化之後、  
而未得知之、故不用也、苟稱蕃西土、如琉球朝鮮之  
國、則彼年号豈能得於前、而喪於後如此哉、那須鄙

人固不知名分也、偶視年号闕、而忘嫌其不文雅、因  
致如<sup>此</sup>之孟浪無謂耳、

評曰、那須國造碑考、讀了一次、乃知其所徵章、  
審明、不可間然也、余嘗遊京畿、觀於歷世山陵、盡  
荒廢、而民之愚盲、不識其為何墳墓、斧其樹、鎌其  
艸、而糞耕其地、甚者則引其石椁、暴露者、以作橋  
梁也、於戲、可勝慨歎哉、我源義公之好古、其於  
一國君長之墓碑、猶用心懇、乃為之所者、可謂至  
厚矣、若使公在京畿、廢陵之間、其感泣何如哉、  
蓋聞公晚年有脩復山陵之志、命儒臣草表、未  
果而薨、誠是千載遺恨、

職官志將彫乃施其所彫初卷一冊募資用移文  
秀實白竊以今日人與我同斯性於無事之世浴德  
澤既久不自知誰理而宰之可謂至治矣自省不肖  
才學無用於世頑然自棄卒無所營然身處閑散之  
地幸獲留意於古史撰九志今將彫刻職官志即其  
一而有七卷其費無慮百二三十金既而致費三十  
金用乃不給也幸同志之士能出資以成事乎則先  
聖刑典庶乎有少章明矣亦為邦家所以報万一也文  
化幸未蒲生秀實  
今所施一冊姑示其書體耳及刻成又應全七冊以  
報其所資費焉

詩

五言古

雜詠

不希千載壽不羨百城榮但願明王興經邦用典刑  
國還冠帶國名正職官名爾貢包茅至咸朝玉帛盈  
巍主天地先祀致孝誠俗美弘風教倫明足厚生  
商人耻言利進士欲躬耕家既親睦恃德不恃城  
嗟我復何為閑散無所營一妻生一子安撫待其成  
講學傳儒業詩章頌太平

無題

結巢窮髮北舍氣數千年仰見蒼色其心欲冲天

翼成雲滿野，知是島中仙。即在人間世，英雄自卓然。  
讀書窮物理，好古慕先賢。典禮咸詳悉，文辭既就編。  
靜言求我志，貧居樂且眠。夢遊紫微側，懷道正將傳。  
帝坐魏，崇尊身顧日邊。

病中作遠寄關東石伯孝

骸骨歸西土，餘生復幾時。况茲炎熱際，身體雅難持。  
義膽猶存氣，功名已不期。關東遠千里，愁夢每相思。  
高堂二三友，回杯且賦詩。此事何能復，唯在天所為。  
雖稱曰命哉，人情莫不悲。秉筆欲縷，情迫筆行遲。  
所思万分一，言盡不成辭。暑中雨蒸淚，孤枕撫愁眉。  
自古人皆死，尚多萎州木。唯賢有名跡，長為後世知。今吾彫喪伎。

其何以比之，正名元自任。聊惜典刑虧，為君為天下。  
幽冥不敢遺。

君子行

君子審出處，樂道田畝中。志不忘溝壑，身不屈王公。  
惟命知在天，慎始能有終。獨行修無悶，交遊和不同。  
德惠齊時雨，和穆如清風。言必稱堯舜，道輒同大通。  
庶幾顏氏子，簞瓢安屢空。夫子嘆賢哉，天地永無窮。

七言律

漫成

丈夫生有四方志，千里劔書何處尋。身任轉蓬無遠  
近，思隨流水幾浮沈。笑看尊酒狂先發，泣讀離騷醉

後吟唯賴太平恩澤，自將章句抱青衿。

又

短褐空過二十年，悠々世事謬周旋。曾期大義驕侯國，豈意微軀屈市廛。求友一鄉無共語，讀書千卷有誰憐。明詩在野還知分瓢。

下中川赴水府

百里中川傍綠芳，日晴雲樹共蒼蒼。長倉葦岸餘春色，細谷烟村帶夕陽。綠枕笈中書懶出，驚波舟裏難長。自憐身世常無定，昨日離鄉却望鄉。

五言律

無題

忘案輝當作耀

劔鏡今猶輝，傾心在我王。政非申食圖，官不任棟梁。卓識誰居逸，疎放自野篁。平生臆中淚，空誦舊簷章。

又

治極民多幸，悠々數百年。感時人易老，懷古夜難眠。義勇楠河內，英雄柴筑前。二公誰可學，仗劔問蒼天。

又

男兒抱肝膽，窮路覺才疎。未入南枝夢，空論北圃書。正名但危行，憂國不安居。罪我兼知我，人間復有無。

又

祭政維非二，安民在敬神。先王廟陵廢，後世淫祠新。恐舉天孫目，終為夷狄人。我慕清麻呂，忠肝不願身。

但危行一作曾觸諱

正統記

又

王室昔陵遲、諸籐亦竟萎、典章空內腐、兵馬遂東移、  
治亂吾無那、盛衰天所為、詠言聊自遣、高尚太平時、

舟行月夜吟

孤舟載孤客、千里任浮沈、鑑水唯知老、彈舡暫擬琴、  
卧波秋已冷、哦月夜將深、所遇皆非舊、何由慰我心、

無題

瑟：秋方勸、金風動、玉林、旅衣、知日薄、愁夢、至霄溪、  
北顧時、憂國、西懷、又濕襟、自非奇節士、誰復恣斯心、

志氣

學問期安在、吾師是孔丘、牛刀宰東魯、麟獲顧西周、

七十君難說、三千客尚遊、此中知有樂、榮辱亦何憂、

和石田氏韻

知吾亦靈物、懷德處柴扃、不管玄猶素、惟憐藍出青、  
志隨杯水遠、情對落花馨、平生慕良史、春秋守一經、

無題

帝室衰微久、吾憂不啻茲、聞鶻春已占、望氣夜方知、  
大患言無跡、憂愁忍入詩、莫笑身先躡、雄心在數竒、

廣韻石田孝甫秋日幽居

五柳衡門外、夙人此可尋、有中曾漉酒、無韻自如琴、  
白髮忘緣醉、黃花樂耐斟、一生唯任命、容膝處安心、

無題

有彗天何掃、憂愁不自持、格非為上策、明義在王師、  
獨捧心丹處、唯期血碧時、讜言曾伏闕、猶未以狂知、

雜詠四首

國造維封建、齊民亦給田、望煙知富饒、垂拱任臣連、  
聖德蕩難識、王都儉易遷、讀書徒思治、誰不慕當年、  
邈矣天兒屋、賢哉大織冠、相君神器重、治國富山安、  
賜姓藤方蔓、傳家器一丹、古來名望曾、昇殿不登壇、  
國自人皇氏、千秋聖傳、日光猶有食、王運得無遷、  
獨守名兼器、能安命在天、古今皆一揆、民樂稼班田、  
聖人長不出、皇綱紀中弛、北野真王佐、西行是吾師、  
不容延遠世、還道保元時、性癖空懷古、沈吟萬葉辭、

呈太田先生

聖人千載後、天未喪斯文、尚有春秋在、寧無禮樂云、  
正名元自任、窮理欲從聞、願昔資王道、乘時一致君、

絕句

無題

一為山水客、能與世相遺、誰識西行節、曾存北面時、

謾成

未量吾刀鈍、空磨日亦遲、十年無所試、猶學屠龍技、

無題

自古誰無死、唯存俊傑名、一杯今日興、千載識風聲、

壬申歲除



偶在人間世，心閑遭歲除。此中何所有，緣睡讀殘書。

無題

鶴岡祀固僭，嗟吾不欲觀。但憐豫州妾，凜然舞衣寒。

又

元弘中興日，忠義起東西。不似探幽勝，尋花步古溪。

又

鎌倉源氏跡，千古動雄風。今登姦臣墓，荊棘幾回春。

又

晉楚空驕貴，高人重我仁。春秋千載後，正見是非真。

謁會津參議公廟

廟古悲風對落暉，白楊蕭索葉始飛。山川顧望先封

顧望一作不改  
先一作旧

地，淚下關東一布衣。

偶成

丈夫三十尚無名，學劍中休射半成。器量總非萬人敵，不知終是一書生。

咏史

治亂盛衰自不窮，所希千古在英雄。紫宸庭樹南枝夢，占得中興第一功。

聞雷

沛然傾注雨如雲，萬鼓隆隆訶覆軍。忽見蒼生總增色，變理陰陽謝相君。

壬申元旦

烏啼城樹曙雲斜日照豐百萬家二百年間太平洲  
治喜看儀仗帶煙霞

無題

武斷修言幾百年正同蒙古滑華天王邦昔自無西  
患已屬三韓在海甸

寄長川子

竟作孤囚是亦時羨君方以讜言知如今不必皆巾  
帽八万人中有一兒

和松君韻 松塢盟

不羨功名益一時舉杯常自醉眉垂人生幸是無知  
已但恐千秋萬歲知

無題

一壺春酒一吟時興到閑人不自持曳杖郊村無遠  
近賞花還問去年枝

高德

昨夜行宮雨且風此時誰識泣英雄辭題晚檣花殘  
處志達晴天日出中

偶作

少年文學竊才名老去微功尚未成草澤誰知獨憂  
國鬢前方見白髮生

無題

學道因書不在書大才如拙大謀疎傳心古法存陰

符呂望管夷以及余

勸学

君此多死國の爲とて思つて雪や海なるとあま聚めん

寄燈

意を此とてしつとて燈火のをある思ひをむる物として

あ侍子

吹かすに障つて身よふ志とぬとてしつとて如風の戀や死をよ

菊川の輝りて

君の爲むもかゝるとき久川の波も風は神のぬる

比叡乃山ふ降りて流る

比叡の山を海をわたるぞあまれあるふ九重の都

白川の美あり

さきのえをまるともこなるん疾何れかぎりをもいつと白川の美

あ政四年丁巳の秋八月二日莊廬の主人源龜馬了

急

